

重生于康熙末年

繁华

雁九〇著  
FAN  
HUACHU

处

APPTIME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黄山书社

# 重生于康熙末年

## 繁华处

雁九◎著

YAN  
HUACHU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黄 山 书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重生于康熙末年◎繁华处/雁九著. —合肥: 黄山书社, 2009. 4  
ISBN 978-7-5461-0469-0

I. 重… II. 雁…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20649 号

重生于康熙末年◎繁华处

雁九 著

责任编辑: 沈 杰 李玲玲

出版发行: 黄山书社

地 址: 安徽省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圣泉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7 层

邮政编码: 230071

网 址: [www.hsbook.cn](http://www.hsbook.cn)

印 刷: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mm×1000mm 1/16

印 张: 19.75

字 数: 300 千

印 数: 00001—10000

版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461-0469-0

定 价: 26.8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 目录

### 第五卷·繁华处

- 第六十一章 冰肌秀女 章四十八 3  
第六十二章 真蕊前因 章五十八 9  
第六十三章 草末观局 章六十八 14  
第六十四章 朝露故友 章七十八 19  
第六十五章 市井为人子 章八十八 24  
第六十六章 士族上书房 章九十八 29  
第六十七章 事出旨意 章一十八 34  
第六十八章 禁水菊影 章一十八 39  
第六十九章 床帐惊变 章二十八 44  
第七十章 纨绔家书 章三十八 49  
第七十一章 未尝访客 章四十八 54  
第七十二章 事出姊妹 章五十八 59  
第七十三章 事出劫杀 章六十八 64

# 目录

## 续群芳·卷五

- 第七十四章 女色浑水 章一十六 69
- 第七十五章 国算盘 章二十六 74
- 第七十六章 乱节 章三十六 79
- 第七十七章 乱姻缘 章四十六 86
- 第七十八章 夜审 章五十六 92
- 第七十九章 死士 章六十六 96
- 第八十章 世事 章七十六 101
- 第八十一章 水落 章八十六 108
- 第八十二章 薄礼 章九十六 114
- 第八十三章 潜龙 章十 119
- 第八十四章 家法 章一十 126
- 第八十五章 韵事 (一) 二十 131
- 第八十六章 韵事 (二) 三十 136

(二) 后平前·卷六

255 卷六 章百一第

065 卷六 章一第百一第

第八十七章 卷六 雪天 章二第百 142

第八十八章 卷六 石出 章三第百 149

第八十九章 卷六 桃源 (一) 章百 156

第九十章 卷六 桃源 (二) 章百 163

第九十一章 卷六 桃源 (三) 章百 172

第九十二章 卷六 老父 章六第百 180

第九十三章 卷六 出京 章八第百 187

第九十四章 卷六 圣眷 章六第百 192

第九十五章 卷六 行孝 章十一第百 198

第九十六章 卷六 应酬 一十一第百 203

第九十七章 卷六 萌动 二十一第百 208

第九十八章 卷六 屋里人 十一第百 2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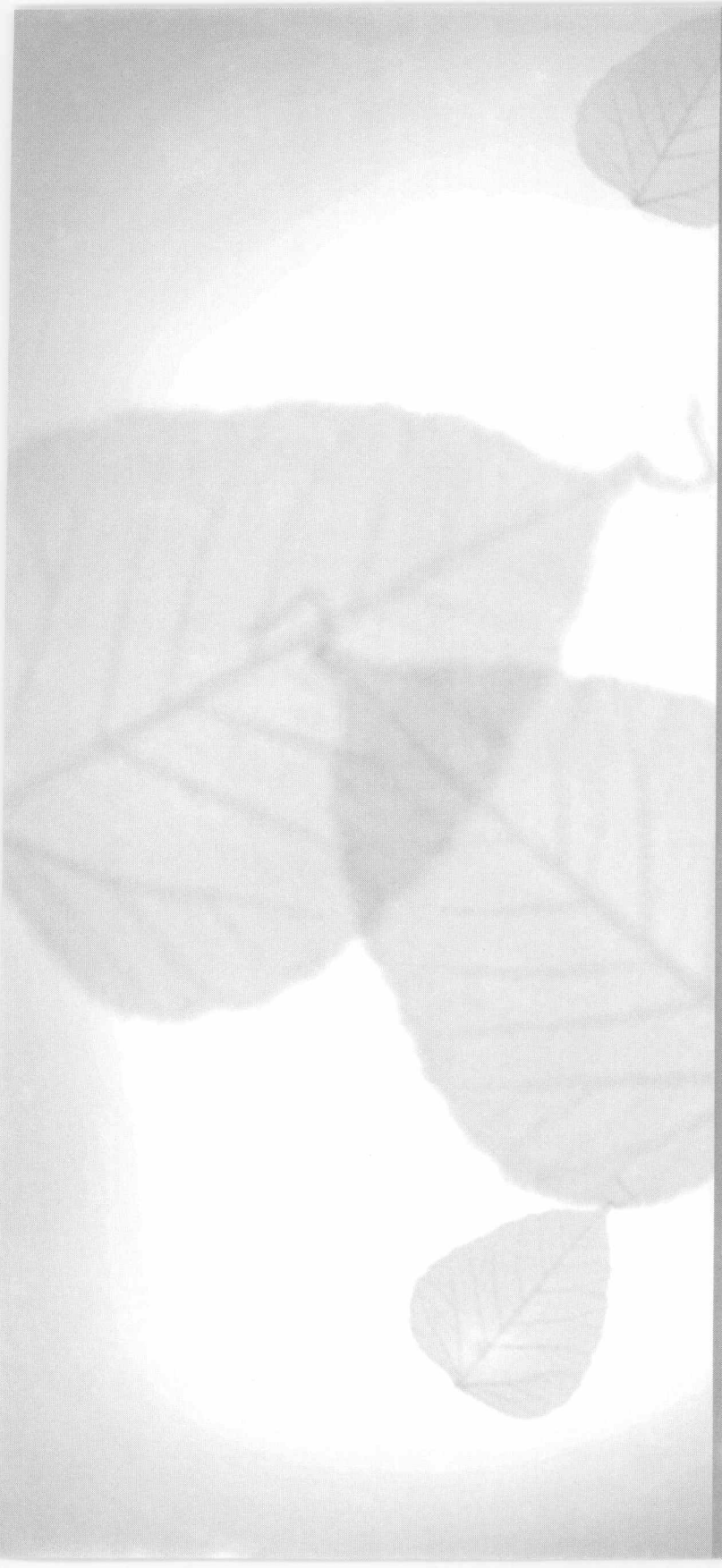
第九十九章 卷六 指婚 四十一第百 218

## 第六卷·清平乐（上）

|         |        |     |
|---------|--------|-----|
| 第一百章    | 小定     | 225 |
| 第一百零一章  | 看戏     | 230 |
| 第一百零二章  | 天雷乐生悲  | 235 |
| 第一百零三章  | 山子返乡   | 242 |
| 第一百零四章  | 欺君     | 248 |
| 第一百零五章  | 妾意     | 253 |
| 第一百零六章  | 郎情     | 258 |
| 第一百零七章  | 纨绔     | 264 |
| 第一百零八章  | 佛诞     | 269 |
| 第一百零九章  | 暗算     | 276 |
| 第一百一十章  | 礼单     | 281 |
| 第一百一十一章 | 珍珠会（一） | 287 |
| 第一百一十二章 | 珍珠会（二） | 292 |
| 第一百一十三章 | 珍珠会（三） | 299 |
| 第一百一十四章 | 珍珠会（四） | 306 |

第五卷

繁华处







## 第六十一章

## 秀女

京城，曹府，西侧院。

因得了信儿，知道曹颀今儿回府，紫晶带着几个丫鬟早早就起了。西侧院，早在四月里改名为葵院。因曹颀在这边起居，总是侧院侧院地叫着别扭，就想着要改个名字。

府里的几个院子，大多是根据院里所植草木起名，例如：庄席先生所在的榕院，李氏过来后住的兰院，挨着花园子的菊院、桂院，东边闲置的松院、竹院，与曹颀住处相邻的槐院。

曹颀所在的院子清静是清静，可草木稀少，只有门口充作影壁的几株芭蕉。不管是芭院，还是蕉院，听起来都够好笑。院子里有块小花圃，被小丫鬟们无意扔了几颗葵花子，竟长出几根葵花苗来。曹颀想着葵花金灿灿的也算好看，就让丫鬟们不要拔了，小心照看着，院子也因此更名为葵院。

“紫晶姐姐，赵安家的与钱康家的来回事儿！”丫鬟珠儿在门口道。

紫晶正在东厢房看着一张换季的衣服单子，如今大爷做了皇子伴读，身份较过去不同，各色衣物还要添加，可不能再由着他的性子，只挑细布的料子，省得失了身份，惹人笑话。

赵安家的，就是曹颀过去的丫鬟惠心，又叫玳瑁，原是老太君身边的二等丫鬟，后来被指到曹颀身边侍候。她比紫晶小一岁，前两年大了，嫁给了南边门房的儿子赵安为妻，出嫁后在江宁府里仍兼着差事。钱康家的，是曹颀小时候的另一个丫鬟暗香，后来嫁给了府里家生子钱康。

曹颀上京，身边只带着几个人侍候，三个丫鬟，两个长随，一个小厮。而后他在京城发生变故，被打成“重伤”，李氏得了信儿，亲自上京，因想着儿子身边人手不够，京城府里的下人又眼生，怕使唤起来不尽心，就带了赵安与钱康两房人同行。

听说赵安家的与钱康家的来回事儿，紫晶放下手中的衣服单子，开口道：“唤她们进吧！”

京城这边宅子空了多年，二门里的事原由曹忠家的管着。曹忠家的五十多岁，身子又不算好，曹颀进京后在这边府里常住，曹忠家的就有点顾不周全，幸好有紫晶接手，一切还算妥当。紫晶名分上虽是家奴，但却是侍候过老太君的大丫鬟，又得曹颀的敬重，府里的管事都要称声“姑娘”，小一辈的就赶着叫“姐姐”。

赵安家的与钱康家的都是少妇装扮，进来后身子矮了矮，道：“紫晶姐姐！”两人与紫晶在江宁曹府就是熟识的，仍是按照旧日称呼。

紫晶笑着起身道：“今儿府里府外的尽忙着，你们怎么得空到我这边儿？快坐下说话，咱们姊妹之间，哪有那么多规矩！”

赵安家的与钱康家的应声坐下，随后钱康家的先起身，开口道：“紫晶姐姐，今儿庄先生又打账房支了十两银子去茶馆。这个月，从初一到今儿，日日不拉，整整支了二百三十两银子。昨儿就同他说起，大爷今儿回来，庄先生仍是出去了！”

钱康家的口中的庄先生，是曹寅为儿子聘的西席，四月里打江宁来京的。

紫晶沉思片刻：“大爷走前特意吩咐过，不可怠慢庄先生，若是用银钱，千两以下随意支取。前两个月在给大爷的信中，我提过庄先生喜欢出门喝茶的事儿，大爷回说随他。往后这样的事儿，照常记账就好，终究大爷心中有数！”

“是，晓得了！”钱康家的应了。

赵安家的见钱康家的回完差事，起身道：“紫晶姐姐，今儿菊院的表小姐身子不适，想着要歇两日再学规矩，偏郡王府过来的几位嬷嬷不依，那位面子腴腆，硬挺着呢，可看起来却实在是身子不好！”

紫晶听了，微微皱眉：“这几位嬷嬷真真是老糊涂了，那位是宫里留牌子等着复选的贵人，哪是她们能够随便拿捏的。在郡王府那边，由福晋压制着不敢放肆，如今到咱们府里作威作福来！”说着，站了起来，“因是老太娘娘家的亲戚，太太特意接到这边照看，若是因几个不懂事的嬷嬷得罪了她，那咱们这些人可都是罪过！”

安定门外，曹颀带着小满与乌恩骑着马进了城，魏家两兄弟骑马跟在后

头。自打知道圣驾今儿到京，魏家兄弟两个就早早出城，迎了曹颀回来。

曹颀见到魏家兄弟两个，问起母亲李氏与姐姐平郡王福晋的近况，才知道母亲八月末回南边去了，姐姐那边前几日平安诞下了小阿哥。曹颀有些失落，原本还以为回来后，能够陪母亲好好待上几日的。不过，随后他心中便释然了，江宁府里一大家子事，曹颀毕竟年幼，又是女儿家，管上十天半月还好，时日久了肯定负担重。

城西，曹府，大门口。

停着一辆蓝篷马车，一位胡子发白的老人家从马车里出来。

大管家曹忠上前道：“陈太医，又劳烦您了！”

老人家摆了摆手道：“我与你们府上好几十年的交情，说这些个做什么！”

两人正寒暄着，只听哒哒的马蹄声响，曹颀骑着马回来了。

那老人家是曹家的世交——太医院里致仕的陈太医。他出自医学世家，兄长曾担任太医院院使，早些年被康熙派到南面，照看孙氏老太君。

曹颀离京前，曾见过陈太医两次，所以认得，忙下马，行了个晚辈礼，道：“原来是陈老，曹颀给您请安了！”

陈太医捋着胡子，看着曹颀，略有所思地笑道：“颀儿的个子又高了，模样也越来越好。听说前一阵子你母亲要帮你议亲，不知便宜谁家的闺女！”

怎么人人都知道此事？曹颀微窘。这陈太医每每见他都要想法子打趣一番，听说他家里有个年纪与自己相仿的孙女，有心与曹家结亲。不过，眼下陈太医应该不是来闲话家常的，曹颀看了看他身后，有个小厮提着药箱。

“大爷！”大管家曹忠过来，给曹颀打千儿。

曹颀问道：“府里一切可好，哪个病了，怎么劳烦陈老过来？”

曹忠回道：“回大爷话，府里都好，是常州进京待选的表小姐微恙，才特意请了陈太医过来。”

“常州表小姐，嫁到陈家的那位表姑姑的女儿？”曹颀听到常州，想起一门亲戚。老太君娘家有个侄女，是与汉军旗的陈家结的亲，那侄女婿好像近些年在常州任道台。

“回大爷话，正是陈家的表小姐，八月进京的，当时太太在，因陈家没人在京里，就接到咱们府里暂住！”曹忠回道。

这亲戚虽不算远，但也不算近，母亲怎么不避嫌疑，安排在自家？曹颀

心存疑惑，但是有陈老太医在旁，也不好多问，忙对陈老道：“原来是待选的贵人，怪不得要劳烦您老人家了，快请进府看茶！”

陈太医见曹颀后面的马上驮着行李，知道他是刚打外面回来，自己便随着大管家去看病患了。

曹颀骑了一上午的马，身上落了不少灰尘，也不和老太医客气，回院更衣了。小满是小厮，不进二门的，曹颀让他下去歇着；乌恩小心翼翼地跟在曹颀身后，很是乖巧温顺。

曹府，葵院。

丫鬟翠儿正在门口清理芭蕉的枯叶，见到曹颀进来，欢喜道：“大爷回来了！”

听到说话声，房里又走出个丫鬟，笑嘻嘻地迎上去：“真是大爷回来了，奴婢们等了好几日了！”

曹颀没见到紫晶，有些意外：“珠儿，翠儿，怎么就你们两个在，紫晶与钗儿、环儿呢？”

珠儿与翠儿是曹颀打江宁带来的，是曹颀房里的大丫鬟。曹颀问起的钗儿、环儿也是大丫鬟，是到京城后由这边府里的家生子儿中选出来的。她们原本不叫这个名字，曹颀懒得重新给她们想名字，就让紫晶安排了。紫晶顺着珠儿、翠儿的名字，给起了那两个新名。

听到曹颀的问话，珠儿回道：“紫晶姐姐去了菊院，听说是那边表小姐身子有些不爽。钗儿与环儿两个在厨房，正看着下面给大爷准备吃食！”

曹颀点了点头，说：“喊几个人抬水过来，身上尽是尘土，可要好好洗洗。”说着，指了指乌恩：“她是我打蒙古带回来的，以后算是咱们府上的人。她年岁还小，你们多照看她，不用安排差事！”

曹颀洗完澡，紫晶打发小丫鬟过来请，说是陈太医正在前厅奉茶。曹颀换了身素净的夹袄，去了前厅。

曹颀问了陈太医，才知道菊院那位是因天气乍寒，引发的虚症，并无大碍。按照陈太医的方子，调理几日就好。

陈太医走后，紫晶才处理完菊院那边的事儿，来了前厅。

乍一进前厅那刻，紫晶晃了晃神，这小半年曹颀的变化极大，个子蹿高了不少。不过，看到曹颀那身打扮时，她还是微微皱眉，抱怨道：“大爷，

眼看就要进十月，怎么穿得这般单薄，要是着凉了，可不是闹着玩的！”太

曹颀知道她是好意，笑着说：“这两日天气还好，赶明儿再换也不迟！倒是那位，或许是南方人的缘故，耐不住北边的秋寒！”

紫晶听了好笑：“这位、那位是大爷能说的？虽然表小姐年纪与大爷相同，但是月份却长了几个月，算起来是大爷的表姐呢！”

曹颀想不管是表姐，还是表妹，听着都够暧昧。不过想想她那秀女的身份，还是少几分好奇心得好。又想，既然已经有紫晶安排照顾，便也放心了。

曹颀问道：“姐姐那边的满月礼准备齐当没？虽说家里这两年不宽裕，可也不能短了那头。”

“大爷放心，太太在京时就开始置办，早就准备好了！”紫晶笑着回道。

曹颀想到刚刚在葵院的屋子里，略感阴冷，上房至今还没有支炭盆，等到丫鬟们送上了洗澡水，才支上了。他便开口问道：“账面上银钱不多了吗？”

见到紫晶点头，曹颀微觉诧异：“咱们进京时不是带了三千两归到账上，短短几个月，怎么支出这般快？”

紫晶叹了口气：“大爷，京中不比江宁，每月的人情费用委实太多了些。今儿这府红事，明儿那府白事，处处都要随礼。奴婢看过往年的账册，先前有昌平庄子的进项，一年五六千两，京城的开支就差不多，今年减了这块收入，账面上就紧起来。另外，府里内外七八十口，每月月例与嚼用还得三四百两银子。”

曹颀听到人口，问道：“我出京前不是放出过几房人吗？记得那时府里只剩下六十来口人，怎么又添了这么些个？”

紫晶回道：“太太见大爷身边侍候的人不多，家生子儿中个子拔大个儿，也挑不出几个齐整的，就唤了牙婆，买了八个小丫头进府。再加上太太自江宁带来的赵钱两房家人，还有四个长随，都归到京中册上，人口就又多了些！”

曹颀暗叹腐败，但是也能够理解李氏的爱子之心。不过，对于身边再添小丫鬟什么的，他真是完全没有兴趣，忙对紫晶说：“新添的小丫头，有妥当的，往表姐与庄先生那边派两个，咱们院子就别安排人了！”

紫晶笑着应道：“知道大爷素爱清静，大爷放心！”

曹颀想到银钱不够的事，叫人将自己行李里那个蓝布包裹的盒子拿过来。盒子里面是十六阿哥送的田契、塔娜送的金锭子，还有一些碎银与金叶子，曹颀说道：“这些先归到账上，若是实在还紧，就动我年初给你的那笔银子，

别太让忠叔为难，这几个月实在劳烦他了！”

主仆两个正说着话，门外来人禀告，说是府前有客人递帖子。

曹颀接过来看了，署名是“侄顾纳”，沉思了片刻，叫人请了进来。

在江宁时，顾纳在曹家生活了四五年，紫晶是见过他的，也听说过他联合外人算计曹家之事。因此，她很是不解小主子为何不气不恼，还要见这人。

她叫了个小丫鬟留在这边奉茶，自己去找曹忠对账目。

“小主子，”顾纳上前，紫晶抬头看了他一眼，又低头看账。

“小主子，”顾纳上前，紫晶抬头看了他一眼，又低头看账。

“小主子，”顾纳上前，紫晶抬头看了他一眼，又低头看账。

“小主子，”顾纳上前，紫晶抬头看了他一眼，又低头看账。

“小主子，”顾纳上前，紫晶抬头看了他一眼，又低头看账。

“小主子，”顾纳上前，紫晶抬头看了他一眼，又低头看账。

“小主子，”顾纳上前，紫晶抬头看了他一眼，又低头看账。

“小主子，”顾纳上前，紫晶抬头看了他一眼，又低头看账。

“小主子，”顾纳上前，紫晶抬头看了他一眼，又低头看账。

“小主子，”顾纳上前，紫晶抬头看了他一眼，又低头看账。

“小主子，”顾纳上前，紫晶抬头看了他一眼，又低头看账。

“小主子，”顾纳上前，紫晶抬头看了他一眼，又低头看账。

“小主子，”顾纳上前，紫晶抬头看了他一眼，又低头看账。

“小主子，”顾纳上前，紫晶抬头看了他一眼，又低头看账。

“小主子，”顾纳上前，紫晶抬头看了他一眼，又低头看账。

“小主子，”顾纳上前，紫晶抬头看了他一眼，又低头看账。

“小主子，”顾纳上前，紫晶抬头看了他一眼，又低头看账。

“小主子，”顾纳上前，紫晶抬头看了他一眼，又低头看账。

“小主子，”顾纳上前，紫晶抬头看了他一眼，又低头看账。

“小主子，”顾纳上前，紫晶抬头看了他一眼，又低头看账。

“小主子，”顾纳上前，紫晶抬头看了他一眼，又低头看账。

“小主子，”顾纳上前，紫晶抬头看了他一眼，又低头看账。

“小主子，”顾纳上前，紫晶抬头看了他一眼，又低头看账。

“小主子，”顾纳上前，紫晶抬头看了他一眼，又低头看账。

## 第六十二章

## 前因

顾纳比曹颀大三岁，身体修长，穿着青色的长袍，带着几分南方人的儒雅。

“顾纳给颀叔请安！”顾纳进来后，规规矩矩地施礼道。

曹颀坐在椅子上，没有起身，点了点头，算是回礼：“既然来了，就坐下说会子话！”

“是！”顾纳恭敬应着，眼圈却已经泛红。

曹颀虽没起身相迎，也没有亲热的寒暄，但却让人心中熨帖不少。因为此刻他待顾纳的态度很熟悉，就如同几年前在江宁时一般无二。

曹颀见顾纳低着头，半天不吭声，主动开口道：“是不是快放缺了，是留京，还是去下边，你心里有个章程没有？”

“到京城四年，侄儿想去下边见见世面！”顾纳回道。

曹颀看着顾纳，心里有些不放心，忍不住嘱咐道：“官场自有官场的规矩，为人不要过于方直，你自小就聪颖，这些本不用我多说，但望在外一切还要三思而后行。”

“颀叔教诲，侄儿谨记！”顾纳低着头应着，好一会儿才抬起头，望着曹颀，问道：“林下斋之事，颀叔可曾怪侄儿？”

曹颀点了点头：“怪，怎能不怪？费了好几年心血，被人连窝端了！”

顾纳脸色苍白，满眼内疚，喃喃道：“颀叔！”

曹颀瞪了顾纳一眼：“我更怪那个傻子，进京几年，也算长了见识，学什么不好，偏偏学人家报恩！就算不提先头顾家母亲，就是顾家祖母那里算，你也是曹家的血亲。彼此亲戚间，让你吃几年白饭又如何，哪里就是天大的恩情，让你卖了自己的前程来回报！”

曹颀所说的先头顾家母亲，指的是曹寅早逝的结发之妻顾氏，顾纳的姑



祖母；所说的顾家祖母，是指曹寅的生母顾老太太，顾纳的曾姑祖母。

顾纳侧过头，不让曹颀看见他眼眶里的泪，闷声说道：“侄儿不是傻子，侄儿只是为了自己的良心罢了！自打侄儿记事起，吃的就是曹家送的米；大了些，又在曹家进的学，侄儿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曹家倒了！”

“那也是胡闹，那些个皇子阿哥是好相与的？你就算不念自身安危，也要想想你的母亲。这些年，她眼巴巴地望着，就指望你能够平安！”曹颀想着顾纳小小年纪，搅进京城的浑水，就有恨铁不成钢的感觉。

听曹颀提到母亲，顾纳不应声了。顾纳的母亲周氏，八年前由儿子做主改嫁街坊陈六，前些年在孙文起那边当差，后来在曹家的帮助下，回江宁定居。

“你那年回江宁，被你母亲赶了出来，这些也算你自作自受，弄出这些幺蛾子，往自个儿身上倒污水！我从清凉寺出来后，私下里曾看过她，说过你定有苦衷。她很是惦记你，只不过一时拉不下脸来，你的家书要勤快些！”曹颀说着，都有些佩服自己，这絮絮叨叨的，跟个老妈子是是的。实在没办法，对于顾纳、曹颂、曹颀这几个看着长大的孩子，他实在是很有长兄如父的感觉。

“嗯！”顾纳乖乖地应了。

对于眼前比自己年纪还小上几岁的这位表叔，顾纳是打心眼里感激与敬重的。对于自己的那个赌鬼父亲，他的记忆中只剩下无休止地打骂，面容都记得不清。但是那人对曹家的伤害，顾纳却始终不能忘记。

那日，阖府上下只当是主母与少爷打亲戚家归来。

顾纳听了消息后，趴在角门处偷偷瞧着，心里却是无尽的惶恐。这位小表叔身份贵重，是曹家长子嫡孙，与他这个罪人之子比起来那就是云泥之别。父亲害他吃了大苦头，他怎能不想着报复回来？顾纳虽然害怕，但是想着只要不牵连到母亲，还是心甘情愿地等着最后的审判。

七岁的曹颀，牵着母亲的手，脸上带着微笑回到了织造府。

曹颀看到躲在不远处的顾纳，没有指责与谩骂，而是随意地走上前，看了他几眼，道：“两月未见，你怎么清减了许多？”

如此，一切的恩怨仿佛都不曾发生过。

城西，曹府，大门外。

远远的胡同拐角，站着个中年汉子，三十多岁，倚在墙根，像是在晒太